

言 前

目 击 清 江

郭 寒 著



目 录

- 6 序一
- 8 序二
- 19 清江，清江
- 23 无源洞思源
- 27 漂放的豌豆角
- 30 车过绿葱坡
- 33 两个人关于一条江的对话
- 36 清江寻源
- 40 汪营
- 44 八百里清江第一峡
- 46 大水井小记
- 49 卧龙吞江
- 52 谒水杉王
- 54 雨中游鱼木寨
- 58 雾锁雪照河
- 60 利咸路上
- 64 刘家大湾

王利滨	83
刘小平	87
王利滨	17
王利滨	18
王利滨	23
刘小平	27
王利滨	30
王利滨	33
王利滨	36
王利滨	40
王利滨	44
王利滨	46
王利滨	49
王利滨	52
王利滨	54
王利滨	58
王利滨	60
王利滨	64

68	土司皇城遗址随笔
70	摆手的舍米湖
74	土家嫁女写真
81	苗寨走笔
85	我在1996年的姚家坪
88	天楼地枕
92	车坝的夜
96	小记大龙潭
100	恩施印象
104	龙麟宫纪游
108	跟江娃漂清江
113	景阳小记
116	游兴隆寺记
118	水记
121	花季
125	野三口人家纪事
130	水布垭散记
133	三关夜卧
137	伴峡情思
144	边镇
147	感念资丘
151	火烧坪人家

目 录

一、	0
二、	8
三、	91
四、	82
五、	72
六、	66
七、	66
八、	66
九、	66
十、	66
十一、	66
十二、	66
十三、	66
十四、	66
十五、	66
十六、	66
十七、	66
十八、	66
十九、	66
二十、	66

一 序

- 155 人在乐园
158 白溢寨记
161 感受柴埠溪
164 石礅墙天主堂随记
168 谒“长阳人”遗址记
171 武落钟离山走笔
174 天柱山历游记
177 隔河岩纪事
184 五爪观记
185 风雨白石雄关
188 高坝洲即景
190 访杨守敬故居
193 最后的清江
196 后记
附：散文家评《目击清江》——为原书某某作序
201 “清江人”的脚印 李华章
205 透溢着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芬芳 甘茂华
212 《目击清江》语言艺术谈 温新阶

言 前

目 击 清 江

郭 寒 著



前 言

在跨入“九五”第一年的开头，党中央对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评估与部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决定在1995年出版了《心桥丛书·诗歌卷》的基础上，今年再编辑出版《心桥丛书·散文卷》，以期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新的贡献。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当这套丛书即将开印的时候，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使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更明确了文学艺术事业在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诸方面的重要作用，更增强了繁荣文学艺术、多出优秀作品的使命感。

祝愿各民族作家在学习《决议》的热潮中，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工作态势，团结、动员、鼓舞人民，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舆论支持、思想保证和文化条件，取得更大丰收。祝愿“心桥”肩负沟通各族人民心灵的光荣使命，稳健地跨入新世纪。

目 录

- 6 序一
- 8 序二
- 19 清江，清江
- 23 无源洞思源
- 27 漂放的豌豆角
- 30 车过绿葱坡
- 33 两个人关于一条江的对话
- 36 清江寻源
- 40 汪营
- 44 八百里清江第一峡
- 46 大水井小记
- 49 卧龙吞江
- 52 谒水杉王
- 54 雨中游鱼木寨
- 58 雾锁雪照河
- 60 利咸路上
- 64 刘家大湾

王利滨	83
刘小平	87
王利滨	17
王利滨	18
王利滨	23
刘小平	27
王利滨	30
王利滨	33
王利滨	36
王利滨	40
王利滨	44
王利滨	46
王利滨	49
王利滨	52
王利滨	54
王利滨	58
王利滨	60
王利滨	64

68	土司皇城遗址随笔
70	摆手的舍米湖
74	土家嫁女写真
81	苗寨走笔
85	我在1996年的姚家坪
88	天楼地枕
92	车坝的夜
96	小记大龙潭
100	恩施印象
104	龙麟宫纪游
108	跟江娃漂清江
113	景阳小记
116	游兴隆寺记
118	水记
121	花季
125	野三口人家纪事
130	水布垭散记
133	三关夜卧
137	伴峡情思
144	边镇
147	感念资丘
151	火烧坪人家

目 录

一、	0
二、	8
三、	91
四、	82
五、	72
六、	66
七、	66
八、	66
九、	66
十、	66
十一、	66
十二、	66
十三、	66
十四、	66
十五、	66
十六、	66
十七、	66
十八、	66
十九、	66
二十、	66

一 序

- 155 人在乐园
158 白溢寨记
161 感受柴埠溪
164 石礅墙天主堂随记
168 谒“长阳人”遗址记
171 武落钟离山走笔
174 天柱山历游记
177 隔河岩纪事
184 五爪观记
185 风雨白石雄关
188 高坝洲即景
190 访杨守敬故居
193 最后的清江
196 后记
附：散文家评《目击清江》——为原书某某作序
201 “清江人”的脚印 李华章
205 透溢着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芬芳 甘茂华
212 《目击清江》语言艺术谈 温新阶

序 一

王利滨

那些年我负责组织建设隔河岩工程，在工地时住在一幢简易两层楼的二楼。一楼的一个角落里，是《清江文汇》编辑部。工作之暇，我有时到编辑部里坐一坐，听听年轻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一次，《清江文汇》执行副主编郭寒告诉我，他想沿清江徒步考察、采风，然后把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考，用散文的方式记录下来，通过一系列的散文，写出清江的一个较为完整的面目。我听后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还半开玩笑对他说，到时候我来当你的顾问。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对清江，我还是有些发言权的。七十年代，我在恩施当地委书记，足迹遍及全区；八十年代，清江开发的涛声激动人心，我奉命组织建设隔河岩工程，在那重任压肩、夙兴夜寐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清江再次和我紧紧维系在一起。

八百里清江，造化神奇。域内层峦叠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其鑿凿得千姿百态，风采纷呈。美丽的清江如一条蓝色的飘带，忽而劈山走峡，忽而伏流潜穴，因三次伏流，清江有“三明三暗十八曲银河”之美称。清江神奇的另一方面，就是它悠久的人类文明历史和厚重的巴文化积淀。19万

年前的“长阳人”遗址、巴人发祥地武落钟离山、道教圣地中武当天柱山等一大批人文景观，犹如挺立在鄂西南茫茫群山的株株千年古木，昭示着这片土地绵长坎坷的生命年轮。

清江又是一条饱经沧桑的河流。千百年来，无论在专制的土司统治时期还是在腐朽的封建王朝，清江人民受尽统治者的压榨和凌辱，过着苦难酸楚的生活。暴戾恣睢、涨跌无常的清江，使两岸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新中国的成立使清江人民的生活走上崭新的旅程，而于八十年代中期铺开的跨世纪的清江开发大业才真正使鄂西南人民的这条母亲河走向新生。世代繁衍生息于斯的400万清江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正与母亲河一道，走向辉煌。

在神奇而沧桑的清江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中的今天，深入清江两岸，目击清江，感悟清江，理解清江，再用笔描绘出二十世纪末八百里清江真实的自然和人文状态，这个意义，撇开文学方面不谈，我觉得就十分重大。若干年后，当清江的子孙们坐上豪华快艇，游弋在美丽富饶的清江上，读读这本《目击清江》，便大体上知道清江在公元1996年的基本状态，也就了解了父辈们建设清江的历程，知晓清江自然、人文的变迁历史。

郭寒为完成《目击清江》系列散文，是以徒步为主的方式，从利川源头走到陆城河口的。年轻人的这种敢吃苦、能吃苦的工作精神应该予以肯定。人是要有点事业心的，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年轻人尤其应该如此。

至于这本由50篇散文组成的集子艺术质量上的得失，则由读者们去评说。

一九九六年十月于武昌

序 二

刘小平

1

最初，我是从一本叫《清江文汇》的杂志上认识郭寒的。那时我没想到日后我们会志同道合地成为“走清江”的旅伴。

几年前的一天，从朋友的办公桌上不经意地拿起一本装帧淡雅的刊物《清江文汇》。朋友说，你该好好读读，这刊物不俗，很有档次。

于是我看到一篇大气磅礴的《击水八百里》的报告文学，作者郭寒，当然我也注意到这刊物的执行副主编就是郭寒。这是一本企业刊物。它的主办者是清江开发的老板——清江开发公司。同眼下时兴包装的出版物相比，刊物并不厚，但一篇篇作品都大气厚重；刊物印刷并不精美，但清新的版式让人眼前一亮。一本企业刊物能办到这个份上，实在难能可贵。我想，郭寒这家伙厉害。我猜测他的年龄应该在40岁左右。

生在清江边、长在清江边、工作在清江的一个小镇上业余写诗的我，自然十分关注清江的文学。我们厮守着这样一条美丽、丰厚、神奇的清江，但清江与邻近的三峡或者湘西

相比，却几乎是文学的处女地。清江缺少属于它的大手笔和代表作。于是我对郭寒充满了感激：他只是一个因清江开发而“误入”清江的外来户，但他通过20余万字的身手不凡的《清江放排人》系列报告文学把一条正处在开发建设热潮中的清江推向文坛，他还以《清江文汇》为园地团结了一批有志于清江文学艺术的创作队伍。

后来我向他投稿。我们通信。我们成为神交已久的朋友。

2

1995年的一个冬日，大雪纷飞。

郭寒因事路过我的小镇。他披着一身的雪花叩响了我陋室的门扉。他伸出冻得通红的手：“我是郭寒。”我真有些吃惊。原来郭寒比我还年轻。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从文学到非文学。从精神到非精神。正是在那样一种古典、祥和的意境中，郭寒说出了—一个在他心中酝酿了几年的计划：徒步清江。他是在寻找这项艰巨“工程”的理想合作者。血管里流淌着巴人血性的我，岂有不热烈响应之理？

青瓷酒杯轻轻碰响了我们心中的和弦。

3

1996年4月1日，我们离开宜昌，背上沉重的行囊，踏上漫漫旅程。其时，峡口明珠城已是姹紫嫣红，而途经巴东县的绿葱坡时，那里正是冰天雪地。

在筹备的几个月时间里，郭寒不时跟我来电话，谈他正读的一些文献资料，以及一些思考。《巴蜀史稿》、《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土家族简史简志》、《湖北民族史》、《巴人》、《清江源流考》、《清江水利史》……

当一本本书目不断告知我时，我知道，理性的清江已经生长在我的旅伴的意识之中了。其实准备工作还可以回溯到更早。这主要是指个人文学功力的培养、精神内涵的丰富。因为走清江绝非简单的体能锻炼。

徒步考察清江干流是我们行程的重点，但这对于我们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有限的财力和时间里，辐射兼顾到整个清江流域的民风民俗、历史文化、人文自然景观等。到达恩施后，我们得到了州文联、《鄂西报》社朋友们的热心关照，具体的行动日程在他们的参谋下制定出来。在一张1：2500的清江流域地形图上，那些醒目的红色箭头象一张大网，基本上套牢了清江流域自然和人文的精粹。

“终于走出来了！”在鄂西宾馆一间客房里，郭寒对前来聚会的朋友们感叹着。

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叹。不仅仅是指几年的梦幻终于要付诸现实。不仅仅是指从宜昌城里来到了清江上游。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空间，已经从隔河岩工地走了出来，从《清江放排人》系列报告文学那个相对局限了的空間走了出来。现在他面对着更加广阔的清江的社会、历史、人生。他将拥抱整条清江。

4

现代派艺术家们有一句著名的“天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一种“寻源”。

人类的精神深处永远怀有一种倔强而神秘的“寻源”意识。

我们寻找清江源。到了利川市齐岳山东麓的清江村，那里有一个叫龙洞沟的山洞，清江水就从那个山洞里丰沛地流

了出来。这就是一般文献中记载的清江源了。可是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齐岳山那边还有一个檀香洞，早年有人在檀香洞撒谷糠，五天五夜后，谷糠从龙洞沟流出来了，所以真正的源头是檀香洞。于是郭寒当即固执地决定翻越“巴楚屋脊”齐岳山去寻檀香洞。我们终于在齐岳山的西麓找到了檀香洞。然而檀香洞仍然不是源头，在都亭山和齐岳山之间有一条小水沟，水沟里的水流入檀香洞。于是我们顺着水沟又走了4里路，来到川鄂交界的都亭山下的白羊塘水库，这才寻到清江真正的源头。

圆圈的白羊塘水库象一枚受精卵，被巴蜀大地孕育，又汲取着天地日月的精华，渐渐发育成一条清江，发育成一支蓝色的壮歌，一个民族的生命线、爱情线。而且不知是无意的巧合还是造物主的有意安排，白羊塘水库唯一一个山谷的庙湾正是“宁割头颅，不割三城”的巴国民族英雄巴蔓子的葬头之处（巴蔓子身首异处，其身葬在四川重庆市）。那么清江是不是发源于巴蔓子永不干涸的民族精魂呢？

我们就这样阅读着清江。也渐渐地读懂了清江，读懂了清江苦难和抗争的历史，读懂了清江民族坚韧不屈的性格。

5

白溢寨，清江流域制高点，海拔2320米。那是让人终生难忘的一次攀行。笔直向上近30里路程。出发时天气很好，艳阳当空。在那罕有人迹的陡峭的悬崖小路，向导手持砍刀在前面开路，我们便尾随着小心翼翼地攀登。到了半崖间，突然就下起暴雨来了。并且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浑身湿得直淌水。郭寒的相机也淋湿了。怀着侥幸心理为避免毁灭性的损失，我们一双双眼睛帮他寻找藏匿处。但连一个小小

的岩洞也找不到，只好找了一片大树叶裹住，放在树荫下。五千块钱的家伙眼看保不住，郭寒心里别提多难受。那天吃了大苦头，却也有大收获，看了两样自然奇景。一是“藏军洞”背后的峡谷间同时升起了两道彩虹（我们过去只看到过一道的），交相辉映，艳丽奇目。遗憾的是相机放在山崖间的树荫下，不能摄下如此人间奇景。但那情景已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二是看了“暑天冰穴”，这是又一奇观。这两样收获是大自然对它的挑战者的最高奖赏。

晚上，躺在寨内农家的床上，郭寒边记着笔记边跟我说，有些东西报废了可以赚钱再买来，但有钱人并不能买到世间任何东西。

是的，譬如精神。但我不知道郭寒关于白溢寨的文章会不会写到这些。

6

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注定要以传统文化的失落为代价吗？

这是我们一路上常常遭遇的尴尬。

在鄂西最著名的舍米湖摆手堂——那是摆手舞的故乡，村里现在组织青年跳摆手舞是要付工资的，摆手舞已不再是山民发自生命深处的需要了；卯洞的哭嫁也使我们失望，哭声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真诚，而被礼金操纵；刘家大湾是今天鄂西保存得最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建筑群，但是人们一旦有条件乔迁进窗明几净的水泥预制结构楼房，还会再回到吊脚楼中去吗？

还有对历史的遗忘的问题，更值得全社会思考和重视。巴蔓子之墓早已无迹可寻，土司的皇城毁于战火，恩施城外

的巴公溪曾是巴大栅王的墓葬群，但是建水泥厂时被破坏殆尽，剩下的只有巴公溪这个地名。

现代人一次又一次地与历史失之交臂。

巴文化的形体已经越来越苍白和羸弱。

7

作为作家的郭寒和作为水电人的郭寒，这两种角色和谐地统一在我的旅伴的身上。

郭寒几乎走遍了清江上游所有的水电设施，从清江第一峡——三渡峡电站到雪照河，从未来的姚家坪大坝坝址到天楼地枕、车坝梯级。州水电局从《鄂西报》上得知我们走清江的消息后，主动想办法与郭寒联系，并为我们提供了近百里河段采访的许多方便条件，非常让人感动。

我是个水电门外汉，但是幸得郭寒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水电知识，讲水电行业的一些事情，使我对于水电人有了一些了解。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从郭寒身上看到的一种水电人的自豪和敬业精神。面对着深谷大壑，他那种指点山川、激扬文字的豪情，无论是谁，没法儿不受其感染。

但姚家坪电站坝址让自豪而敬业的郭寒受了一次惊吓，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姚家坪在恩施上游40公里处，清江公司将控股投资在这里建一座装机19.5万千瓦的电站。但是此时的姚家坪还荒无人烟。郭寒执意要到未来的坝轴线上坐一坐，要在1996年的沙滩上，留下一串“清江人”的足迹。在他向谷底跋涉时，踩动了一片页岩滑坡体，乱石从他的头顶飞过，他在滚动中双手仍死护住资料和相机……

头昏眼花、满手血污的郭寒并未过多地哀叹、抱怨，却深有感触地告诉我：水电工程，往往崛起于荒凉的峡谷。从